

## 第四章 瓦斯涅佐夫作品中的俄羅斯史詩題材

“神聖的俄羅斯並不空虛，  
神聖的俄羅斯有他自己驍勇善戰的勇士。”  
—俄羅斯勇士讚歌

1870 年代末期，是瓦斯涅佐夫創作生涯的轉折期。他對於一般風俗畫的描繪已經不再感到興趣，而決定走向不論是對他自己或者是對整個俄羅斯藝術發展，皆意義非凡的民間創作題材。但是當時正值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與「巡迴展覽畫派」興盛之時，瓦斯涅佐夫獨特史詩童話傾向的新風格題材創作，讓大多數的人無法理解，同時也認為這樣的抉擇是荒謬且毫無可行性的。例如史塔索夫就不甚樂觀地說道：「瓦斯涅佐夫新的歷史畫在俄羅斯社會中，產生相當混亂的影響。」<sup>165</sup>而涅斯切洛夫<sup>166</sup>（М. В. Нестеров, 1862-1942）則是語帶憂傷地說：「瓦斯涅佐夫那時候的新路線，對許多人而言，甚至包括我在內，都無法理解。我就像那些喜歡他《普費烈蘭斯》作品的人一樣，嘆息著在俄羅斯藝術界中，即將失去一位具獨創性的風俗畫家。」<sup>167</sup>然而，瓦斯涅佐夫對古羅斯創作題材的熱忱，並非是因突然來到莫斯科，受到整個城市所散發之思古幽情以及亞勃拉姆采夫藝術氛圍之影響所使然，而是早在聖彼得堡美術學院學習時，甚至是在童年學習過程的潛移默化中，就已經展露對民間創作題材的喜愛。

還是美術學院的學生時，瓦斯涅佐夫便時常參加美術學院與彼得堡大學學生的討論小組。基於種種因素，諸如 1812 年俄法戰爭（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所燃起的愛國主義精神、十二月黨人事件所引發對民族文化意義的認知、浪漫主義者在文藝作品中所呈現的國家民族情感、以及斯拉夫派主義者對民間創作藝術的極力推崇等，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俄羅斯社會持續蔓延著對民間文學創作的研究狂

<sup>165</sup> Орлова М.,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эпос и сказка в живописи,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48, No 3, с. 48.

<sup>166</sup> 涅斯切洛夫（М. В. Нестеров, 1862-1942），俄羅斯畫家。

<sup>167</sup> Орлова М.,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эпос и сказка в живописи,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48, No 3, с. 48.

潮。而身為平民知識份子的藝術家們，更不斷地意識到，在創作作品中體現俄羅斯歷史發展主角“人民”之重要性。<sup>168</sup>基於上述，瓦斯涅佐夫得以在討論小組中接觸許多的俄羅斯史詩、勇士讚歌、相關文學作品等。從而透過俄羅斯文學作品來從事創作，成為瓦斯涅佐夫繪畫作品生涯中一項重要的根源。尤其在描寫俄羅斯勇士的作品中，美學道德與民族精神力量結合的表現方式，深受瓦斯涅佐夫喜愛。例如，果戈里的作品《塔拉斯·布爾巴》（«Тарас Бульба», 1835）<sup>169</sup>在當時就深深吸引了瓦斯涅佐夫，作品當中塑造了哥薩克英雄布爾巴的形象，歌頌民族解放鬥爭和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透過果戈里的作品，瓦斯涅佐夫更加明白俄羅斯勇士的精神形象。<sup>170</sup>特別強調的一點是，當時有許多畫家，例如列賓、馬可夫斯基、彼羅夫等都曾以民間創作、勇士讚歌題材當作繪畫主題，然而瓦斯涅佐夫之所以能在這方面卓然出眾、創造俄羅斯勇士題材獨樹一格的“瓦斯涅佐夫流派”，這一部份我們將在第二節，從分析他作品的風格與幻想創造力中一一闡述。接下來的第一節，我們首先就瓦斯涅佐夫在史詩作品題材中運用最多的勇士讚歌作說明。

### 第一節 俄羅斯勇士讚歌(былина)

在俄羅斯勇士讚歌中所傳唱的光輝理想，不只是反映舊時代的精神，同時也作為開展新時代之借鏡，因而即使時空變遷其精神卻能夠歷久不衰。在分析瓦斯涅佐夫的勇士讚歌題材作品之前，我們將先認識所謂的俄羅斯勇士讚歌，從中理解瓦斯涅佐夫在讚歌中所領悟到的感受，以及他如何透過繪畫創作釋放存在其中千年的俄羅斯精神。

<sup>168</sup> Плотников В.И., Фольклор и русское изобразитель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ека, Л.: Художник РСФСР, 1986, с. 56.

<sup>169</sup> 果戈里在 1835 年創作的中篇小說集《米爾戈羅德》(Миргород)中收入四篇小說，《塔拉斯·布爾巴》為其中之一。

<sup>170</sup> Плотников В.И., Фольклор и русское изобразитель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ека, Л.: Художник РСФСР, 1986, с. 122.

## 一、何謂俄羅斯勇士讚歌

俄羅斯在十九世紀隨著歷史考古資料相繼出臺，藝術作品中以勇士讚歌、民間歌曲、民間故事為創作題材，也蔚為潮流。所謂的“勇士讚歌”是一種民間史詩歌曲，屬於民間口頭創作中最流行的一種形式。由於它所傳唱的是過去的事件，因此一開始人們將它稱之為“старина”或“старинушек”（遙遠的過去），表示過去發生的事或者是曾經存在過這樣的地方。<sup>171</sup>直到 1830 年代左右，民間創作學者薩哈洛夫(И. П. Сахаров, 1807-1863)在他的作品《關於祖先家庭生活的俄羅斯民間傳說》(«Сказаниях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о семейной жизни своих предков»)中才提出“勇士讚歌”這樣的術語。<sup>172</sup>勇士讚歌這種體裁形式從何時開始，學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大約出現在九至十一世紀之間，但也有學者提出的時間點為十一至十三世紀之間，唯一毫無爭執的論點是，這是以口頭傳唱的方式，因此由於缺乏文字記載，大部分已經失傳，僅有少量的創作在後來被記入古羅斯文獻當中，有一部份得以長期在民間流傳。<sup>173</sup>不過我們現在所讀到的勇士讚歌已非當初創作最原始的形式，因為受到時間變遷、國家發展、說唱者與閱聽者世界觀的改變、或者是經過整理彙集之後，其內容也會隨之改變。至於俄羅斯勇士讚歌的傳唱者則包括服侍沙皇的宮廷吟唱者、古羅斯的流浪藝人、盲人歌手、農民等。其中宮廷吟唱者、流浪藝人與盲人歌手是屬於專業的傳唱者，他們專門編造與演唱這些讚歌；而農民則大部分是業餘的隨性演唱者。

現存勇士讚歌的資料主要來自俄羅斯東北地區，尤其是阿爾漢格爾斯克省(Архангель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與奧洛涅茲省(Олонецкая губерния)，由於該地區發展較早、再加上戰亂少，而且遠離政治中心農民的生活相對較為自由，同時文化進程發展較慢，因此得以保存許多這種以口頭傳唱為主的勇士讚歌。

<sup>171</sup>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фольклор, <http://feb-web.ru/feb/litenc/encyclop/le2/le2-0011.htm>.

<sup>172</sup> Русь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http://www.pravoslavie.by/sootc.asp?id=1209&Session=100>.

<sup>173</sup> 李明濱，俄羅斯文化史，台北，亞太圖書，2000，頁 24。

## 二、俄羅斯勇士讚歌的內容

勇士讚歌的內容由俄羅斯英雄、土地、風光景色與人民的生活組成，以詩意的傳唱方式，柔情地體現出人民對土地的愛戀，同時在讚歌的尾聲以俄羅斯勇士的勝利作為終結，以此表現俄羅斯民族抵抗外敵戰無不勝的信念。由此可知，勇士讚歌的出現代表了俄羅斯很早便出現崇高的民族自決意識，而捍衛俄羅斯土地的統一完整性及使其人民免於受到外力的威脅，始終是勇士讚歌的中心思想概念。

現存的勇士讚歌，多是創作於 11-14 世紀，這段期間的題材最具現實意義，主要是描寫俄羅斯與游牧民族的對戰，以及韃靼民族入侵時俄羅斯勇士的英勇抗敵事蹟，總總捍衛國土以及為祖國爭取自由的義舉，在這些勇士讚歌中傳達強烈的愛國主義、民族精神、以及保衛國土的熱忱。每每俄羅斯勇士的勝利都是對國家運命具有決定性的關鍵意義。當然勇士讚歌中除了表現俄羅斯英雄對抗來自南方的游牧民族和韃靼人的真實事蹟外，內容也時而出現幻想形式的惡勢力，例如許多讚歌的情節都會出現勇士在前往打擊敵人途中，遇到蛇怪的阻撓，而與之奮戰一搏，同時救出被蛇怪俘虜的俄羅斯人民。俄羅斯勇士具有超凡力量、無限勇氣的特點，其形象常常結合許多人的特質為一體，呈現出民間理想的勇士典型，同時他們更是愛國主義形象的代表。

在各式的民間創作中，俄羅斯勇士讚歌本身在創作理念與創作形式上，深具發揚民族精神之意涵。尤其傳唱者在呈現勇士讚歌的態度上，不是為了要製造神奇的境遇、天馬行空的想像力來吸引聽者，而是帶著尊敬的情懷，將傳唱勇士讚歌當作是歌頌民族英雄之作為。因此在功能上，可以說勇士讚歌的敘事緬懷功能大過於一般民間創作的娛樂功能。<sup>174</sup>另外，在內容鋪陳上，主角所遭遇的困境或即將執行的任務，必定攸關整個國家社會，而非僅是發生在家庭中的個人遭遇。基於上述這些特性，使勇士讚歌在十九世紀被俄羅斯社會思想家極力推崇，作為

---

<sup>174</sup> Лазутин С.Г., Сюжет и композиция былин, [http://infolio.asf.ru/Philol/Lazutin/1\\_2.html](http://infolio.asf.ru/Philol/Lazutin/1_2.html).

復甦民間精神之重要象徵，例如斯拉夫派學者康士坦丁·阿克薩科夫特別在斯拉夫精神中推舉勇士讚歌的代表性，他認為在當中可以不斷找尋到俄羅斯家長制的理想主義。<sup>175</sup>1841年別林斯基寫了一系列關於民間創作的文章。他深信，勇士讚歌不僅是反應當時社會狀態與人民生活的環境，同時是一種歷史知覺的表現。<sup>176</sup>別林斯基特別指稱勇士讚歌中的愛國主義精神、將力量予以詩意化。杜布留夫斯基認為在勇士讚歌中表現出人民對自由的追求與夢想，尤其在韃靼人的壓迫之下，以幻想或誇張的方式呈現這些夢想。透過俄羅斯勇士讚歌，人民可以回想起在羅斯艱苦的那段日子裡，所擁有的“舊時代光榮”。<sup>177</sup>

### 三、俄羅斯勇士讚歌中的基輔匯集

當學者開始整理保存下來的勇士讚歌，一般會根據讚歌傳唱的時間、事件類型與發生地點而有不同的分類，例如諾夫哥羅德匯集的勇士讚歌，其主要特色是描寫關於古羅斯貿易城之熱絡情景，例如《薩德闊》（«Садко»）與《瓦西里·布斯拉耶夫》（«Василий Буслаев»）。而在基輔匯集（或稱之為弗拉基米爾匯集）當中，題材則主要是關於捍衛俄羅斯土地、抵禦來自南方的游牧民族，其人物主角皆與弗拉基米爾大公有關，他們幫助祖國基輔抵禦外敵。在基輔匯集的勇士讚歌中，基輔象徵著俄羅斯土地的中心，各地的勇士從穆羅姆（Муром）、羅斯托夫（Ростов）、梁讚（Рязан）、以及加立奇（Галич）等地前來效勞。情節當中最特別的部分則是出現歷史混和交錯的情節，例如弗拉基米爾大公的俄羅斯勇士與韃靼人征戰，但歷史上，韃靼人的出現是在弗拉基米爾大公之後三世紀的事情。不過因為弗拉基米爾大公在位時期象徵俄羅斯團結抵禦外敵的理想國家典型，在這些征戰過程中，興起了俄羅斯民族保衛國家的自我意識，因而當蒙古入侵、當俄羅斯國土分崩離析之際，藉著弗拉基米爾大公作為喚起民族意識與國家光榮之象

<sup>175</sup> Кравцов Н. И., Лазутин С. Г., Русское устное народ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77, с. 150.

<sup>176</sup> Там же.

<sup>177</sup> Там же.

徵是可以理解的。

基輔匯集當中，最重要也最特別的情節描寫，是關於伊利亞·穆拉密茨(Илья Муромец)、多勃雷尼亞·尼基奇契(Добрыня Никитич)、以及阿列沙·波波維奇(Алёша Попович)三位俄羅斯英雄的事蹟。在勇士讚歌中，描寫他們成為至交、彼此約定互相幫助，他們擁有俄羅斯勇士的共同特質：勇敢、正義、具愛國主義，但是每一個人在讚歌的宣揚中，更有其特質與眾非凡之處。

伊利亞·穆拉密茨是三位勇士中最年長的一位，在俄羅斯勇士讚歌中最常出現、也最受人們喜愛。讚歌中除了描寫他驍勇善戰的事蹟之外，其中有一段特別提到他如何成為一位勇士。讚歌中提到，伊利亞出生於俄羅斯穆羅姆的一個農奴家庭，由於他出生時沒有手腳，因而只能坐在家裡無所事事長達33年。有一天，伊利亞的父母都外出，出現了兩位盲人歌手要求伊利亞打開大門讓他們進去，伊利亞聲稱病痛在身無法開門，但是當兩位盲人歌手做第二次請求時，伊利亞突然能起身去開門，隨後，盲人歌手給了伊利亞一杯蜂蜜酒，伊利亞在喝下後馬上感到全身燃起無限的力量。在盲人歌手預示了伊利亞往後的功勳之後，伊利亞便騎著馬前往基輔為弗拉基米爾大公效忠。伊利亞在讚歌中表現出比其他勇士更勇敢、更具保衛國土之意識，他常駐守在國土的邊境隨時準備與入侵之敵對戰。伊利亞在讚歌中直言不諱的個性，具體表現在與弗拉基米爾大公的爭執上。這些爭執包括伊利亞對弗拉基米爾大公陰險、冷酷、殘暴之種種行為的不滿，或是在宴席中伊利亞公然說出對大公不敬的話語，但是雙方最大的衝突點則在於弗拉基米爾大公漠視伊利亞的功勳，在宴請眾俄羅斯勇士的場合裡羞辱伊利亞，伊利亞曾憤恨不平地表示，他捍衛基輔公國三十年，但弗拉基米爾大公連一塊麵包都不曾賞賜給他。儘管與弗拉基米爾大公的關係不和睦，但是在發生攸關國家安危之事時，伊利亞必定不計個人恩怨挺身而出，他說道：「不是為了弗拉基米爾大公，而是為了神聖的母親俄羅斯土地」<sup>178</sup>。至於在勇士讚歌中出現勇士與大公之間的衝突情節，有學者認為這充分表現出俄羅斯社會的矛盾現象始終存在，以及在伊

---

<sup>178</sup> Там же, с. 153.

利亞的身上充分體現出俄羅斯人民對“民主”的崇尚。<sup>179</sup>

勇士讚歌中關於多勃雷尼亞·尼基奇契（Добрыня Никитич）的出生背景有兩種說法，其一認為他是弗拉基米爾大公的姪子，具有貴族身份血統。而另一種說法則認為多勃雷尼亞是出生於俄羅斯梁讚地區的一個商人家庭，父親在他小時候就過世，母親一手將多勃雷尼亞帶大，並且教他識字、將他培養成彬彬有禮的勇士。因此在勇士讚歌中，特別強調多勃雷尼亞是受過教育者，同時他總是表現的最為謙遜有禮。他總是必須完成最複雜的任務，過程中不僅只表現勇氣和力量，還需要靈活巧妙的機智。他時常扮演精明的外交官，而且弗拉基米爾大公總放心將運送稅收的責任託付給他。在讚歌中也時常表現出多勃雷尼亞的多才多藝，他懂得教會斯拉夫文、下棋、而且還會彈奏古斯里琴。

至於在三位勇士中年紀最輕的阿列沙·波波維奇，其形象則和伊利亞與多勃雷尼亞截然不同，尤其他克敵致勝的方式，通常不是靠力量，而是仰賴機智甚至是欺騙。他的形象通常顯得輕浮、沒有禮貌、甚至不顧兄弟情份。在著名的勇士讚歌《多勃雷尼亞·尼基奇契與阿列沙》（«Добрыня Никитич и Алёша»）這一篇中描寫到，多勃雷尼亞將遠去殺敵，他告訴妻子娜斯塔西亞（Настасья），倘若他三年內沒有回來，妻子就可以另嫁他人，但唯獨不能嫁給阿列沙。但阿列沙違背結盟之情意，謊稱多勃雷尼亞已戰死沙場，於是在弗拉基米爾大公的安排下，娜斯塔西亞被迫嫁給阿列沙。婚宴中，多勃雷尼亞喬裝成一位古斯里琴手出現，而被娜斯塔西亞指認出來！雖然多勃雷尼亞揭穿阿列沙的謊言，但是透過伊利亞居中調解，兄弟兩人情感並沒有因此交惡。有時，阿列沙·波波維奇會喬裝成可笑婦人的樣子，著實破壞俄羅斯勇士的形象。不過他捍衛鄉土的精神，仍讓人相當喜愛。

---

<sup>179</sup> Там же, с. 155.

## 第二節 瓦斯涅佐夫作品中的俄羅斯勇士讚歌與史詩題材

一、《伊戈爾斯維雅托斯拉維奇與波洛維茲人激戰之後》(После побоища Игоря Святославича с половцами)

作品《激戰之後》是第一幅開啟瓦斯涅佐夫繪畫創作上自我風格形成的關鍵性作品，也是瓦斯涅佐夫第一幅帶有“歷史幻想色彩”的作品。前文中曾經提到，瓦斯涅佐夫以《前線稍來的消息》、《勝利》、《深夜在彼得堡的街上：攻佔普列文那一天》三幅相關作品表達自己對俄土戰爭的領悟與感受，但與此同時，瓦斯涅佐夫更思索著從歷史題材的解讀，反映對戰爭的另一種意念。別林斯基曾說過：「我們探索、求助於過去，因為它解釋了現狀，同時也暗示著未來。」<sup>180</sup>這樣的意念正好揭示瓦斯涅佐夫以史詩戰事表達對現實戰爭的反響，透過古羅斯史詩中的愛國主義熱忱，讓瓦斯涅佐夫感受到當下俄羅斯人民在俄土戰爭中的壯烈犧牲。

瓦斯涅佐夫選擇十二世紀的俄羅斯古文學《伊戈爾遠征記》(«Слова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作為《激戰之後》的創作題材。《伊戈爾遠征記》是一部歌頌英雄的長詩，詩歌中有濃厚的愛國主義思想，作者極力詡揚俄羅斯祖國大自然的美、俄羅斯國土的遼闊。但令作者痛心的是，俄羅斯正處在一個內憂外患分崩離析的時代，當時基輔已分裂成若干小公國，公國們彼此爭奪，內鬨不已。除此，外來還有草原民族波洛維茲人(половец)的侵犯，但是各公國卻不知團結一致對抗外敵，這時諾夫哥羅德公國的伊戈爾大公決心率兵征伐凶悍的波洛維茲人，結果雖然是大敗，但是伊戈爾大公無畏的精神讓人看見了珍貴的民族情懷。<sup>181</sup>當時學界興起一股研究與翻譯這部史詩的熱潮，探究其中俄羅斯民族愛國情感的表達，而在藝術界更相繼以該部史詩作為題材發揮，例如鮑羅定(А. П. Бородин, 1833-1887)的歌劇作品《伊戈爾大公》(Князь Игорь)便是取材於《伊戈爾遠

<sup>180</sup> Моргунов Н.С., Моргунова-Рудницкая Н. .,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нецов 1848-1926,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62, с. 158.

<sup>181</sup> 王兆徽，《抒情詩譜寫的愛國征歌》，伊戈爾遠征記，頁189。



征記》。值得一提的是，《激戰之後》的創作，除了是瓦斯涅佐夫對《伊戈爾遠征記》作品中民族情感的體現之外，還包括他個人對音樂的熱愛所揮灑出的色彩。瓦斯涅佐夫在莫斯科的生活，除了與亞勃拉姆采夫息息相關之外，他也常參與在特列契亞可夫家中舉辦的音樂晚會，聆聽巴哈(Bach, Bach)、貝多芬(Beethoven)、莫扎特(Моцарт, Mozart)等人的作品。他曾對此說道：「沒有音樂，我似乎畫不出諸如《激戰之後》、《三勇士》等作品。靈感的迸發，來自於音樂悸動心靈的那一刻。」<sup>182</sup>同時，瓦斯涅佐夫更認為，每一幅畫，尤其是歷史畫，都應該像音樂般可以產生共鳴，都應該像格令卡(М. И. Глинка, 1804-1857)的歌劇、像鮑羅定與穆索爾斯基(М. П. Мусоргский, 1839-1881)的音樂，能夠產生深遠的影響。瓦斯涅佐夫如是說：「當我在畫《激戰之後》這幅畫時，我感受著巴哈的作品。」<sup>183</sup>



圖 4-2-1 《伊戈爾斯維雅托斯拉維奇與波洛維茲人激戰之後》1880

在《激戰之後》(圖 4-2-1)，瓦斯涅佐夫特意表現戰後的曠野，以藉此凸顯俄羅斯民族奮不顧身的情操。《伊戈爾遠征記》中曾有一段詩詞把戰場比作婚禮的祝宴，而有如下的歌頌：

<sup>182</sup> Пастон Э.,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нецов, М.: Белый город, 2001, с. 12.

<sup>183</sup> Там же.

廝殺了一天，  
又一天；  
而在第三天的晌午，伊戈爾的軍旗紛紛倒落，  
這時弟兄二人在急湍的卡雅拉河岸分了手；  
這時血酒不夠了，  
這時勇敢的俄羅斯人結束了他們的灑宴：  
他們讓親家們痛飲，而自己  
卻為俄羅斯國家犧牲了。  
青草同情地低下頭來，  
而樹木悲淒地垂向地面。<sup>184</sup>

瓦斯涅佐夫也仿效這樣的描寫，使決定著俄羅斯命運的激烈戰場洋溢著深深的詩情，從這部作品中已經可以發覺他作品中“瓦斯涅佐夫流派”的獨特風格，特別莊嚴的寧靜、充滿情感。畫面中是一望無際的原野戰場，一場實力懸殊的戰役剛結束，戰勝的波洛維茲人擄走了伊格爾大公拂揚而去。殘暴的戰役之後，還剩下些什麼？被踐踏的草、坑坑洞洞的地面、凝結的血塊以及戰士們的軀體。野蠻游牧民族的戰士抽蓄著的半裸身體，與俄羅斯年輕公爵秀麗清秀的臉龐及身軀，形成強烈的對比。俄羅斯戰士們穿上了錦繡的戰袍，他們好像並未死亡，就像是史詩當中所提到的，戰士們僅是在一場饗宴中醉飲而倒<sup>185</sup>。在《激戰之後》作品中，畫面已無生存者，戰死的勇士手中仍緊握著弓，似乎在倒地的最後一秒還想要繼續反擊。躺在畫面中央的年輕公爵，雖然已被弓箭穿刺，但即使是戰死在沙場上，表情依舊平靜祥和；相對於年輕公爵，躺在其左側的戰士則顯得神情較為嚴肅冷酷，其微微上揚的頭部，還可以清楚地看見臉上癩痂的傷口。散落滿地的紅色盾牌，在在令人想起史詩中的情節：

<sup>184</sup> 伊戈爾遠征記節選，<http://www.lingshidao.com/yishi/yiger.htm>.

<sup>185</sup> 世界美術史，山東美術出版社，1991，頁330。

啊，俄羅斯的國土！

你已落在崗丘的那邊...

俄羅斯人以紅色的盾牌遮斷了遼闊的原野，

為自己尋求榮譽，

為王公尋求榮光。<sup>186</sup>

激戰之後是漫漫長夜的降臨。這般憂傷的壯烈情感，草木也為之含悲，深沉濃郁的草地上，風鈴草微微搖曳、花朵垂頭向地。戰死的將士自然地躺在草地上，彷彿他們只是紮營在這過夜，但是他們不再醒過來，他們永恆地長眠於寂靜的俄羅斯母親大地上。也許很快的，滿地的屍體將只剩屍骨，也惟獨他們自己知道曾經在某個時候這裡曾經發生過激戰。戰士的身軀或許會被禿鷹啃食而消逝在這無垠的大草原上，但是俄羅斯戰士堅毅不饒的精神卻不斷在俄羅斯民間流傳著成為佳話。作品中的地平線落在畫面向上三分之二處，使畫面呈現出無邊無際的遼闊感覺，再配合畫面中犧牲的戰士、到處散落的盾牌和弓箭、暮靄色調，使場景更顯得淒涼悲壯。透過這樣的題材，瓦斯涅佐夫證明了傳頌俄羅斯英雄大無畏的精神，不一定要描寫凱旋榮耀的勝利場景，反之透過俄羅斯戰士的悲壯事蹟，更能渲染出即使最後必須犧牲生命，為了捍衛祖國的安全，俄羅斯人齊心協力的精神永遠存在。瓦斯涅佐夫透過景色為背景，做為畫面呈現的一個重要角色，另外再加以顏色的運用，使觀者在觀賞畫面的同時，古老的史詩歌曲湧上心頭，同時略帶感傷的情調悠悠蕩蕩地旋在腦海裡。《激戰之後》將史詩情節中的精髓以繪畫的風采表達，詩意盎然地呈現史詩中的力量，格外令人激賞。但也正是由於瓦斯涅佐夫以當時俄羅斯繪畫界從未曾出現過的手法筆觸展現獨樹一格的歷史場景，使得這幅畫在 1880 年第八次的巡迴展覽畫展中飽受爭議。批評者不外乎從

---

<sup>186</sup> 伊戈爾遠征記節選，<http://www.lingshidao.com/yishi/yiger.htm>。

現實主義的美學觀點與應該真實呈現歷史場景的角度，對瓦斯涅佐夫的作品提出抗議。瓦斯涅佐夫當時說道：「好像是故意安排好的，現在，比任何時候，有更多的人在責罵我——我幾乎沒有讀到對這幅畫有好的評價。」<sup>187</sup>史塔索夫責備瓦斯涅佐夫背離當代現實的題材、以及用色不美，全部只有紅色、黃色、藍色以及綠色這些固定色調，且幾乎沒有濃淡的層次變化，至於原先寄望能從考古學角度，在瓦斯涅佐夫的作品中尋找到古歷史戰場真相者，也可能大失所望；只有契斯恰科夫和列賓讚賞與捍衛瓦斯涅佐夫新的創作風格，前者說到：「瓦斯涅佐夫是詩人畫家，以如此深遠、宏偉、獨特的俄羅斯精神深深震撼著我。」<sup>188</sup>同時契斯恰科夫更客觀地指出，以俯視的手法處理畫面中央戰士倒臥的身軀，技法上渾然天成。<sup>189</sup>列賓則是反對史塔索夫的說法而認為：「不！我看到完全不同的審美觀，對我而言，這是超乎平凡的傑作，創新與富含寓意之詩體形式，至今尚未在俄羅斯學派中出現。」<sup>190</sup>

瓦斯涅佐夫在《激戰之後》這部作品裡，大膽採用新的藝術語言呈現，這對於俄羅斯 1880 年代的藝術思潮是一項挑戰與創新，同時也為俄羅斯現實主義開啟更寬廣的題材創作可能性。

## 二、《交叉路口的勇士》(Витязь на распутье)

在形繪俄羅斯勇士讚歌的情節，瓦斯涅佐夫拒絕以許多人物的畫面來表現情境的壯觀或激昂，因為這樣並不符合讚歌中的描寫。通常在俄羅斯勇士讚歌中，主角都是一個人，儘管是面臨敵軍整批的軍隊，俄羅斯勇士也都是欣然獨自應戰。《交叉路口的勇士》(圖 4-2-2) 這幅畫是根據勇士讚歌《伊利亞·穆拉密茨的三次旅程》(«Три поездки Ильи Муромца»)<sup>191</sup>所繪製的，讚歌中描寫勇士在

<sup>187</sup> Пастон Э.,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нецов, М.: Белый город, 2001, с. 13.

<sup>188</sup> Орлова М.,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эпос и сказка в живописи,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48, No 3, с. 48.

<sup>189</sup>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М.: НАУКА, с. 103.

<sup>190</sup> Орлова М.,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эпос и сказка в живописи,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48, No 3, с. 48.

<sup>191</sup> 根據研究學者所示，這篇勇士讚歌是在學者匯集讚歌的過程中，將三篇關於伊利亞的事蹟結合起來改寫而成的新題材。

又路口看到石碑上所刻的字，上面預示著選擇不同道路將會面臨不同的結果，是娶妻、富貴、抑或是面臨死亡：

伊利亞來到三叉路前，  
三條路預示著三種不同的結果。  
三種預示刻畫在巨大石頭上，寫著：  
「往左走—是富貴；  
往右走—是娶妻；  
而往前的路—將是生命的終結—  
不論是用走的、騎馬的、甚至是飛行的。」  
年老的伊利亞·穆拉密茨思索著，  
該往哪一條路前進？<sup>192</sup>



圖 4-2-2 《交叉路口的勇士》1882

不過在瓦斯涅佐夫的這一幅畫中，並沒有將全部的文字寫在石碑上，在他寫給史塔索夫的信中提到：「石頭上的文字，我只寫了“往前的路，將是生命的終

<sup>192</sup> Моргунов Н.С., Моргунова-Рудницкая Н.Д.,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нецов 1848-1926,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62, с. 132.

結，不論是用走的、騎馬的、甚至是飛行的”這一段話，其他的文字我用青苔把它們遮住了，所以在石頭上看不見。」<sup>193</sup>關於佇立在岔路口石碑這樣的情節常出現在俄羅斯的勇士讚歌中。在岔路口，石頭正指示著旅途者，什麼樣的命運正等待著他！在《伊利亞·穆拉密茨的三次旅程》中，伊利亞三條路各走過一遍，最開始他選擇的是指示著死亡的向前道路，途中他消滅了前來阻撓的暴徒，接著，他選擇走向娶妻的道路，結果發現未婚妻竟是邪惡的魔法師，伊利亞懲罰了她，並拯救許多被魔法師關起來的人，最後他走向第三條路，發現一個裝滿金飾的箱子，伊利亞將所有金飾分給窮苦人民（另一種版本是，他利用這些錢建造了一座城堡）。所以在讚歌中，勇士必須經歷三種考驗，而俄羅斯勇士的意志、力量、英勇氣概和大公無私的精神，將會幫助他克服所有難關。不過，瓦斯涅佐夫脫離了原本故事的情節，而賦予自己不同的註解。他透過逼真景物的描繪說服觀看者，所有關於勇士的故事，事實上，在遠古時代都曾真實存在過。畫家對於考古探勘有相當的研究與認識，所以他幾乎可以毫無誤差地描繪出當時勇士的形象與裝備，包括勇士強壯的身軀、穩健的騎馬姿勢、身上的盔甲、尖頂的頭盔、羊皮長靴、弓箭以及騎乘的長鬃毛馬等。無邊無際的曠野中，騎在白馬的勇士幾乎佔了畫面全景的二分之一，勇士駐立在石頭前，沒有人可以告訴他應該選擇哪一條路。石頭上，離奇的被刻上已經模糊了的字。是誰刻的字？從什麼時候所遺留下來的？是誰能夠這般決定旅途者的命運？石碑立足在路口中，眼前除了是一片荒原以外就是石頭，沒有任何明確的道路，石頭前躺著兩具頭顱—一人和馬匹的，似乎預警著勇士倘若考慮太久哪條路都走不成，而會直接隕身在這荒野中。在畫面中可以感受到色彩的一致性，天空中被渲染的顏色，直接灑映在馬匹與岩石的顏色呈現上，而在協調的顏色中，畫面卻又深含著兩股對峙的力量—騎著白馬的俄羅斯勇士，以及不祥的碑文和黑色烏鴉之間的善惡對抗，瓦斯涅佐夫在此處的顏色運用深具意涵，馬匹的白色象徵生命的戰勝，而烏鴉的黑色，則象徵死亡。

---

<sup>193</sup> Пастон Э.,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нецов, М.: Белый город, 2001, с. 57.

<sup>194</sup>天際間的暗雲，在荒野上低飛的鷹，前進路上觸目可見的頭骨，使畫面充滿一種神秘和恐怖的氣氛。這幅作品與《激戰之後》一樣，景色的描寫都扮演著營造氣氛的重要功臣，連一向猛烈批判瓦斯涅佐夫作品背離現實情境的史塔索夫，都不得不承認，瓦斯涅佐夫透過背景匠心獨運的情緒渲染功力，為其創作流派中的一大優點特色。<sup>195</sup>

穿著古代鎧甲，背著銅牌，提著矛槍，騎在馬背上的勇士並沒有露出正面，但卻能使觀者感受到他正在思索，同時內心充滿著無畏的精神，勇士的馬匹低垂著頭的形象，顯得牠似乎也能同樣感受到困難的抉擇。有很多研究者將這幅畫的深刻心理層面意涵與克拉姆斯科依的《荒野中的基督》做對比。科拉姆斯科依的基督被刻畫得十分深沉，毫無宗教的神秘感。或許這是現實生活中一個處在精神十字路口上的知識份子典型，他顯得彷徨，面臨何去何從的窘境。畫家用宗教人物來體現俄羅斯知識份子的悲劇性，影射當時知識份子在真理與名利誘惑之間的選擇。<sup>196</sup>在《交叉路口的勇士》中，瓦斯涅佐夫同樣選擇把時間點停留在沉思的這一刻，而該沈思者，不僅只是伊利亞·穆拉密茨，還包括俄羅斯面臨選擇自己發展道路的抉擇，以及畫家本身思索著如何平衡自我題材轉換所遭受的輿論壓力。瓦斯涅佐夫如他所創作的主角般，最終還是堅持自我的決定，儘管當時許多人不斷地對他的創新題材提出質疑或者是以惋惜的態度看待他的創作發展道路。尤其他的作品不被當時繪畫界重要人物克拉姆斯科依所認同，的確讓瓦斯涅佐夫感到相當氣餒。克拉姆斯科依對於《交叉路口的勇士》儘管沒有提出特別尖銳的批評，但他總是一再強調瓦斯涅佐夫在風俗畫中所表現出對人物典型深刻描繪的天分，但是科拉姆斯科依強烈的信念終究沒有動搖瓦斯涅佐夫自己對民族藝術理念的理解。<sup>197</sup>

---

<sup>194</sup>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Третьяковская Галерея, Москва,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нецов (1848-1926) - каталог выставки, Л.: Аврора, 1990, с. 54.

<sup>195</sup>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М.: НАУКА, с. 102.

<sup>196</sup> <http://www.sznews.com/n1/ca693034.htm>

<sup>197</sup> Моргунов Н.С., Моргунова-Рудницкая Н.Д.,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нецов 1848-1926,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62, с. 146.

### 三、《三勇士》(Богатыри)

《三勇士》(圖 4-2-3) 這幅畫可以說是瓦斯涅佐夫累積畢生豐富的勇士題材繪畫經驗所創造出來的傑作。草稿的構想從 1871 年開始，而於 1898 年作品才真正完成，歷時二十多年。在這期間，瓦斯涅佐夫陸續完成其他的勇士題材、童話故事作品，更前往基輔為弗拉基米爾教堂進行壁畫繪製工作長達十年，但是《三勇士》這一幅畫始終“跟在”瓦斯涅佐夫身旁。瓦斯涅佐夫的兒子曾對此表示過：「這一幅畫跟著我們搬到各處，應該不能說它是一幅畫，而是家中的必需品。它就像家中的牆壁、天花板、晚餐、茶點一般必須存在。」<sup>198</sup>每每當瓦斯涅佐夫暫時完成手邊工作再走回這幅畫面前時，又會增添新的構想與詮釋方法，而在十多年繪畫技巧的經驗累積下，難怪乎最終成品的展示，令眾人驚嘆畫面中蘊含著無可限量的民族精神。而對於勢必要完成這幅作品的決心，瓦斯涅佐夫解釋到：「我著手創作“三勇士”，也許，並非處於戰戰兢兢的狀態下…。但是“他們”總是無時無刻充塞在腦中揮之不去，吸引著我的心，牽動著我的雙手揮毫之！“他們”是我的創作使命，我對國家民族的責任義務！」<sup>199</sup>

《三勇士》題材具體意念形成，可以從瓦斯涅佐夫寫給契斯恰科夫的信中理解到：「伊利亞·穆拉密茨、多勃雷尼亞·尼基奇契和阿列沙·波波維奇站在俄羅斯的邊境上防守監視著，準備伸張正義，看看有沒有敵軍或者是有沒有人被欺負。畫面上勇士的身型幾乎和真實人物一像，這的確是相當困難，不過只希望能誠心竭力地去做，但不知能否成功？」<sup>200</sup>

瓦斯涅佐夫的繪畫語言程式以民間創作題材建構而成，但是在手法上卻不落俗套。作品中將現實主義與裝飾繪畫的表現形式巧妙地融合，以深具意涵的風景配合根據現實描繪出的人物與戰馬，來襯托整個作品所要釋放出的民族精神。騎士的姿勢與馬匹高高地立足在原野上，使他們可以清楚地環視整個週遭，在構圖

<sup>198</sup> The Symphony of the Knights of Victor Vasnetsov, [http://www.vor.ru/culture/cultarch21\\_eng.html](http://www.vor.ru/culture/cultarch21_eng.html).

<sup>199</sup> Пастон Э.,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нецов, М.: Белый город, 2001, с. 44.

<sup>200</sup>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Третьяковская Галерея, Москва,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нецов (1848-1926) - каталог выставки, Л.: Аврора, 1990, с. 55.



上，與《激戰之後》和《交叉路口的勇士》一樣，地面的比例大於天空，以此強調俄羅斯國土的無限寬廣。畫家詮釋下的勇士，就像是讚歌中所傳唱的，三個勇士各有自己的特色。在畫面正中央的是伊利亞·穆拉密茨，他充滿智慧經驗、強壯有力量。眼神炯炯有神地遙望遠方，渾厚的身軀穩重地騎在馬背上（讚歌中提到，伊利亞的馬像是一頭野獸，而他像是坐在馬背上靈敏的獵鷹），僅靠單手就能把持長矛，從他的形象裡可以感到一種巨大的力量和信心。瓦斯涅佐夫為了能傳神地揣摩讚歌中伊利亞的形象，特地找了一位來自穆羅姆（讚歌中，伊利亞的出生地）的農奴當他的模特兒。



圖 4-2-3 《三勇士》1871-1898

畫面左邊則是多勃雷尼亞·尼基奇契，其形象則是瓦斯涅佐夫自己以及波列諾夫的綜合體。三個勇士當中，只有多勃雷尼亞胸前掛有金色十字架，這標示著他和使東正教成為俄羅斯國教的弗拉基米爾大公有關。他的神態，就像是勇士讚歌中所描寫的一般謙遜有禮、氣宇非凡。他望著遠方，聚精會神的神情彷彿敵人正向著俄羅斯逼近，他的右手甚至已經拔出劍，準備作戰。畫面右邊年紀較輕的勇士則是阿列沙·波波維奇，他完全呈現出另一種形象。不同於伊利亞與多勃雷尼亞，瓦斯涅佐夫並沒有根據勇士讚歌中的情節畫出阿列沙輕浮、酗酒或者是不

莊重的姿態，反而特意強調他個性中自信、機靈的一面。身材單薄的阿列沙身上的武器只有一把弓，但是他臉上透露出的神情，似乎揭示著在他的心中已經考慮好一個很好的克敵制勝方法。

戰士守護著背後深綠色無限延伸、充滿生氣的俄羅斯寬闊草原、而畫面右前方幾株新生的樹苗，就像是在三勇士的捍衛下正在茁壯成長的俄羅斯人民。<sup>201</sup> 瓦斯涅佐夫選擇這三位勇士當作主角，除了他們是俄羅斯勇士讚歌中最受人歡迎的英雄之外，由於伊利亞·穆拉密茨出身於農奴階層；多勃雷尼亞·尼基奇契具有皇室血統；而阿列沙·波波維奇的父親是神甫人員，屬於教士階級，因此三勇士共同捍衛國土的情節安排，更具有俄羅斯各階層團結為祖國奮戰之象徵意義。

<sup>202</sup>1898年，史塔索夫熱烈地歡迎這幅畫在「巡迴展覽畫派」中的展出，當時他說道：「我認為，在俄羅斯的繪畫藝術中，瓦斯涅佐夫的《三勇士》佔了重要的地位。與列賓的《繙夫》（Бурлаки）一樣，《三勇士》同樣體現出俄羅斯國家民族的強大力量。只不過前者表現出，在壓迫與踐踏中堅強的力量，而後者則在神態自若中，流露出莊嚴的民族力量、毫無畏懼…」<sup>203</sup>

瓦斯涅佐夫成功深刻地塑造出三勇士的形象，讓後世者不論在何時，只要閱讀著伊利亞·穆拉密茨、多勃雷尼亞·尼基奇契和阿列沙·波波維奇的事蹟傳奇，心中自然浮現出瓦斯涅佐夫所創造的俄羅斯英雄典型。

四、《多勃雷尼亞·尼基奇契與七頭蛇果里尼曲<sup>204</sup>的戰役》（Бой Добрыни Никитича с семиглавым змеем Горынычем）

1918年瓦斯涅佐夫完成的勇士讚歌作品《多勃雷尼亞·尼基奇契與七頭蛇果里尼曲的戰役》（圖 4-2-4）則是呈現另一種風格，除了在主題上選擇勇士與

<sup>201</sup> Пастон Э.,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нецов, М.: Белый город, 2001, с. 59.

<sup>202</sup> [http://anthropology.ru/ru/texts/kuznetsov\\_vv/crisis\\_31.html](http://anthropology.ru/ru/texts/kuznetsov_vv/crisis_31.html)

<sup>203</sup> Кузнецова Э. В.,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нецов, [http://hronos.km.ru/statii/o\\_vasneceve.html](http://hronos.km.ru/statii/o_vasneceve.html).

<sup>204</sup> 果里尼曲（Горыныч），俄羅斯勇士讚歌或童話故事中時常出現代表邪惡力量的蛇怪，其通常有三、六、九或十二個頭。瓦斯涅佐夫在作品中選擇七頭蛇怪，則是利用數字「七」象徵蛇怪具神奇的魔法力量。

蛇怪戰鬥之外，鮮豔色彩的運用，更相似於他的童話題材創作。畫面中的勇士雖然背對觀眾，但是從他的頭盔造型與手中的武器，很快就能分辨出他是三勇士當中的多勃雷尼亞·尼基奇契。畫家運用的構圖角度非常具有戲劇張力，張牙舞爪盤據整個畫面上空的七頭蛇似乎在這場戰役中佔上風，而多勃雷尼亞的戰馬已倒臥在地，他的這場戰役想必還會無止盡的延長。多勃雷尼亞背上鮮紅色的披風與刀上佈滿的鮮血，象徵著他不畏懼犧牲的精神<sup>205</sup>。



圖 4-2-4 《多勃雷尼亞·尼基奇契與七頭蛇果里尼曲的戰役》1918

#### 五、《先知奧列格之歌》（«Песнь о вещем Олеге»）

1899 年為了慶祝普希金百年誕辰紀念，由瓦斯涅佐夫負責為普希金的詩歌《先知奧列格之歌》繪製插畫。《先知奧列格之歌》描述，建立基輔羅斯公國的奧列格大公有一次在森林中遇到一位先知智者，其擁有預知人生死命運之能力，智者告訴英勇的奧列格大公，他生命的終結，不是因為天災或戰禍，而是導因於他的愛馬。奧列格大公在聽了先知的預言後，忍痛憂傷地拋下他忠誠的馬匹離

<sup>205</sup> Казиева М.В., Сказка в русской живописи, М.: Белый город, 2003, с. 48.

去。一年後奧列格大公得知他的愛馬已身亡，憤恨地咒罵先知智者的預言害他狠心拋棄馬匹，隨即前往第聶伯河畔向他忠誠的伙伴哀悼。小山丘上只見一堆白骨，奧列格大公哀傷地向他的愛馬道別，而當他輕輕將腳踩在馬匹頭蓋骨的當下，從中鑽出一尾黑色毒蛇往他的腳攻擊，奧列格大公因而喪生。詩歌的結尾，奧列格大公的兒子伊戈爾與其妻奧爾佳王后以及其他的親信戰友圍坐在山岡上哀悼，他們歌頌著昔日英勇的戰事！瓦斯涅佐夫晚期的油畫作品《吟遊詩人》（Баян）<sup>206</sup>（圖 4-2-8）便是以該史詩的尾聲作為題材發揮，畫面中吟遊詩人激昂地彈唱著關於奧列格大公的英勇事蹟，其歌聲有如畫面中馳騁的狂風與天際間起舞之雲朵，飄散至俄羅斯大地。



圖 4-2-5 先知奧列格之歌《智者先知》1899



圖 4-2-6 先知奧列格之歌《道別》1899



圖 4-2-7 先知奧列格之歌《奧列格之死》1899



圖 4-2-8 《吟遊詩人》1910

<sup>206</sup> 鮑揚為古羅斯吟遊詩人之名。